

第十六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四十

秀水王延熙翼亭編輯
王樹敏政軒

禮政類大典

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

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

應考

列聖升配惟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

聖人特

旨舉行良由上乎

吳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為成例如

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無例可循臣

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

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

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

繕修一軌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

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闕大乾隆三年

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應考

列聖升配惟

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

聖人特

旨舉行良由上乎

吳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為成例如

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無例可循臣

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

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

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

繕修一軌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

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闕大乾隆三年

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

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應考

列聖升配惟

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

聖人特

旨舉行良由上乎

吳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為成例如

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無例可循臣

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

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

繕修一軌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

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闕大乾隆三年

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應考

列聖升配惟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聖人特

量加收改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蓬七幄之外幾之餘地我

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平壇壝或議裁狹乎

幄製故定為限制以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暫為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

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

經此次 殊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尚不有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有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

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

祖太宗高宗並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藝祖太宗真宗並配後嘉祐七年從楊敞

議罷太宗真宗配位我 朝順治十七年合祀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 大享殿奉 太祖 太宗以配厥

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

不預為之防故 殊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為一經斷定則巍然七幄與 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尚且不許罷

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 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為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

朝以孝治天下而 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莊文皇后遺命云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

時臣工皆謂遵化去 太宗昭陵十有餘里不合祔葬之例我 聖祖仁皇帝不敢違 遺命而又不敢違成

例故於 孝陵旁近建 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 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歲事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遺

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 仁宗睿皇帝謹遵 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 廟號未得祖稱載在會典

先後同揆矣此次 大行皇帝遺命惟第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 朝家法不符且 殊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

於卑屈而處 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亘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

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 臣竊計 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然不奉 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歉遽奉

升配既有違 命之歎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歎也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 聖父制禮而 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 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慎 皇上他日 郊祀之時上顧

或命下顧覽世或者恍然難安劉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具奏干瀆 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敬陳從權守經疏 咸豐十一年

董元章

竊以事貴從權理宜守經何為從權現值天下多事之秋 皇帝陛下以冲齡踐祚所賴一切政務 皇太后宵旰思

慮斟酌盡善此誠 國家之福也臣以為即宜明降 諭旨宣示中外使海內咸知 皇上聖躬雖幼 皇太后暫時

權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預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叢蔽之術俟數年後 皇上能親裁庶務再躬理

萬幾以天下養不亦善乎雖我 朝向無 太后垂簾之儀而審時度勢不得不為此通權達變之舉此所謂事貴從權

也何為守經自古帝王莫不以親親尊賢為急務此千古不易之經也現時賢良政務雖有王大臣軍機大臣諸人臣以為當

更於親王中 簡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輔弼一切事務俾各盡心籌畫而求 皇太后 皇上裁斷施行庶親賢並

用既無專擅之患亦無偏任之嫌至朝夕納誨輔翼 聖德則當於大臣中擇其治理素優者一二人俾充師傅之任逐日

進講經典以擴充 聖聰庶於古今治亂興衰之道可以詳悉而 聖德日增其高深此所謂理宜守經也至行政多端

首在用人外而封疆大吏則澤已幸屬責在督撫督撫賢則一省賴以安全矣軍務地方則訓練兵責在將帥將帥良則一

方賴以捍禦矣臣以為宜 嚴旨曉諭令各洗心滌慮勿得仍蹈固循欺飾之弊如大吏中有貪黷營私不能廉正自持察

吏安民者及將帥中有退縮不前不能申明紀律違善法勝者均即從重治罪以示警戒庶人人惕厲而震孚可望肅清

矣

政權操之自上疏 咸豐十一年

賈楨

奏為事關 國家大計政權請操之自上以振綱紀而防流弊事伏惟我 朝 聖聖相承從無 皇太后垂簾聽

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章條奏特降 諭旨甚晰臣等復有何異詞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

皇上冲齡踐祚欽奉 先帝遺命派治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擬定

諭旨每有明發均用 御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然臣等詳慎思之似尚非久遠萬全之策不敢保日

後之決無流弊也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議然後進呈 皇上

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固中外能無疑慮乎今日之贊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則事
事先面奉 諭旨准駁可否悉經 欽定始行擬 旨進呈具有不合 聖意者每奉 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

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計之正宜 皇太后數中宮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命令有所咨決不居垂簾
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準法前朝憲章後代不難折衷至當也伏查漢之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晉之康獻褚皇后遼之

睿智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至宋朝之章獻劉太后有今世任姒之稱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世穆宗皇
后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妃神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政事皆由兩宮決擇命大臣

施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我 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夷人
偏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紀固結人心最為緊要漢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 皇太后

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 旨舊制或應量為變通敬祈 飭下廷臣會議具奏請

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

法親理大政疏 咸豐十一年 內閣勝保

奏為政柄下移無以服眾應請 皇太后親理大政並另簡近支親王輔政以正 國體而順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

事竊惟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專我 朝君臣之分極嚴允非前朝之比自 文宗顯皇帝龍馭上升

皇上嗣位聰明天亶尚在沖齡全在輔政得人同民好惡方足以資佐理如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非不宣力有年然而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竟以之當秉政鉅任攬 君國大權以臣僕而代 綸音挾 至尊以令天下實無以副寄託之

重而鑒四海之心在該王等不過以承寫 硃諭為詞居之不疑不知我 皇上以宗子繼承大統天與人歸原不以

硃諭之有無為定至贊襄政務一節則當以親親尊賢為斷不得專以承寫為憑何也 先皇帝彌留之際近支親王多

不在側仰窺 顧命苦衷所以未留 親筆硃諭者未必非以輔政難得其人以待我 皇上自擇而任之以成

未竟之志也今 嗣聖既未親政 皇太后又不臨朝是政柄盡付之該王等數人而所擬 諭旨又非盡出自

宸衷其託諸製籤簡放請鈐用符信圖章在該王等原欲以此取信於人無如人皆不能相信信民可畏天下難欺縱可勉強

此方為讀 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

一時不能行諸日久如御史董元章條陳四事極有關係應准應駁惟當斷自聖裁廣集廷議以定行止該王等果知以

國事為重亦當推賢虛已免蹈危疑乃徑行擬旨駁斥已開矯竊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日中外譁然自古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統兵將帥暨各省疆臣皆受先皇帝特簡雖當勢處萬難無不思竭力圖

報者亦以統於所尊故能一誠不貳今一旦政柄下移羣疑莫釋道路之人見詔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

母后聖母之意也一切發號施令真偽難分眾情洶洶咸懷不服不獨天下人心日形解體且恐外國聞知亦

覺與理不順又將從而生心所關甚大天下者宣宗成皇帝之天下傳之文宗顯皇帝以付之我皇上

踐祚者也昔周之世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本朝攝政王之輔世祖亦猶周公之相成王疏不間親典冊具在以

周公禮聖尚不免管蔡流言迨風雷示警於金縢而忠悲益見現在近支諸王中能知大體過於截垣端華尚不乏人一切離

間之言應請毋庸過慮又知垂簾聽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稱為女中堯舜羣情歡洽國本無傷我文皇后當國初年雖

無垂簾明文而有聽政實用因時制宜惟期允當不易為今之計非皇太后親理萬幾召對羣臣無以通下情而正

國體非另簡近支親王佐理庶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惟有願懇皇上俯納芻蕘即奉皇太后權

宜聽政二聖並業而於近支親王中擇賢而任仍秉命而行以待我皇上親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

致變更紊亂以承郅治於無窮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如此庶於親親尊賢之大經既不相悖且於該王等亦可保全終始

受福良多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發者臣先為言之臣忝為大臣受國厚恩屢奉先皇帝手詔嘉勉云朕所望

於該大臣者至大至遠又奉有忠勇性成赤心報國等諭每誦天語感激涕零今外患固宜亟平而內憂尤當早慮臣

天良所迫何忍不言何敢不言伏願皇上乾剛獨斷迅賜施行並請將此摺發交惠親王惇親王醇郡王等公同閱看如

有尚未盡善之處應令大學士九卿科道集議以聞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謹不揣冒昧披瀝上陳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遵議垂簾聽政事宜疏 咸豐十一年

王大臣

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內閣奉 上諭本日據賈楨周祖培沈兆霖趙光奏政權請操之自上並皇太后召見臣工

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請飭廷臣會議並據勝保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另簡近支親王輔政各一摺著王大臣大

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應如何酌古準今折衷定議之處即行妥議以聞欽此又經翰林院侍講學士楊秉璋御史林壽圖條奏

皇太后垂簾聽政各事宜臣等公同詳閱欽惟 皇上聰明天璽尚在冲齡正宜涵泳詩書培養聖德不數

年即可親政而此數年間端賴 皇太后親裁庶政整飭紀綱 皇上得專誦讀之功早裕聖賢之學承 兩宮

之慈訓丕繼鴻圖紹 列聖之治謀聿昭駿業萬幾無曠俾政事之交修百爾同欽欣稟承之有自臣等悉心參酌謹將

兩宮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公同妥議條款敬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嗣後如有應行

變通添改之處容臣等隨時酌議奏明辦理所有臣等會議緣由謹合詞恭摺奏聞

一 郊 壇大祀擬請 遣王恭代 皇上於宮內齋戒俟數年後奏請 親詣行禮 一 太廟祭享

擬請 遣王恭代 皇上於宮內齋戒祭期前一日 親詣行禮俟數年後奏請於祭日 親詣行禮 一 謁 陵

御門 經筵 耕藉均擬請暫緩舉行 一 遇元旦 萬壽傳臚等大典禮 皇上陞殿均擬請照常舉行 一 召

見內外臣工擬請 兩宮皇太后 皇上同御養心殿 皇太后前垂簾於議政王 御前大臣內輪派 一

人將 召見人員帶領進 見 一 京外官員引 見擬請 兩宮皇太后 皇上同御養心殿明殿議政王

御前大臣帶領 御前乾清門侍衛等照例排班站立 皇太后前垂簾設案進各員名單一分並將應擬 諭旨

分別注明 皇上前設案帶領之堂官照例進緣頭跪議政王 御前大臣捧進案上引 見如常儀其如何 簡用

皇太后於名單內欽定鈐用御印交議政王傳 旨發下堂官照例述 旨宗室親邸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襲爵襲

職年終大考王公子弟應封授職在京四品以上五六品京堂翰詹科道在外道府以上武職在京年終進諸五等世爵在

外副將以上以及新進士授職庶吉士散館拔貢 朝考孝廉方正教習期滿京察人員截取道府各部院保送京堂保送

監督稅差廕生授職遵 旨保舉勞績保舉獲盜卓異送部各項查辦差滿回京親老回京邊缺俸滿終養服滿病痊開復

捐復等應行引 見各員並奉有 持旨交部帶領引 見人員以及凡應請 旨分別錄用文武人員均擬請照例帶領

引 見其 陵嚴盛京吉林黑龍江各項缺出由在京各衙門保送人員文武會試提調新疆等處辦事司員糧餉章

京等差在京各衙門保送直隸州以下人員俸滿截取應分別內外用各員揀發人員各省理事同知通判均擬請由該衙門進單恭候 簡用凡由考試應行引 見記名如御史內閣中書國子監學正學錄軍機章京考列一等幼官等項人員均擬請於考試後由考官開單進呈恭請將應行 記名人員 鈐印發下交議政王軍機大臣繕 旨考試試差人員擬請暫停引 見各部院衙門五品以下擬陪人員京外文武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照例補缺人員月選分發揀補期滿俸滿奏留送部押運舉人大批截取調簡改簡改教長史護衛等項人員以及凡照例送部引 見文武人員均擬請欽派王大臣驗放驗放除封印期內不計外擬請每月驗放六次以逢五逢十為率遇月杪改至下月初一日先期由各衙門將應行驗放人員咨報內閣屆期內閣將應派驗放王大臣開單奏請 欽派四人即日赴內閣公同驗看奏聞 一除授大員簡放各項差使擬請將應補應陞應放各員開單由議政王軍機大臣於 召見時呈遞恭候 欽定將除授簡放之員 鈐印發下繕 旨 一順天鄉試會試以及凡在貢院考試本係 欽命詩文各題均擬援照外省鄉試之例請由考官出題其 朝考以及各項 殿廷考試題目均擬定各衙科甲出身大臣屆日聽宣恭候 欽派擬題進呈封交 派出監試王大臣賞至考試處所宣示 一 殿試策題擬照舊章由讀卷大臣恭擬 殿試武舉擬請 欽派王大臣閱視照文貢士 殿試例擬定名次帶領引 見 一慶賀表章均照定例辦理其請 安摺擬請令內外臣工謹繕三分敬於 母后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 皇上 上前恭進 一 皇上入學讀書未便令師傅跪授亦未便令侍立擬請援漢桓榮授業之儀於 御座書案之右為師傅旁設一坐以便授讀

請預定大統遺疏 光緒五年

吏部主事前任監察御史吳可讀

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為無疾之呻吟陳隱惠於 聖明為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因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臣質訊乃蒙 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凡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拆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 大行皇

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

文宗顯皇帝為子入承大統為

嗣皇帝侯

嗣皇帝生有

皇子即承繼

大行皇帝為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及覆思維竊以為

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為

文宗顯

皇帝立子不為我

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為我

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

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

兩

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

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

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

子即謂

懿旨內既有承繼為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為未熟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為臣子所

難言我

朝二百餘年

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況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為賢王觀王

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勇之氣勃然而生言為心聲豈能偽為罪臣讀之至於歌哭不能自已儻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

之妾而慎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為開離間之端而我

時均能以我

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為心而在

皇上仁孝性成承我

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

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為國家舊人猶以黃珘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變夷而不出於我輩為愧賢者如此

望聞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有仰乞我

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

大行皇帝嗣子

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

本朝

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

大行皇帝未有子而

有子即我

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緼緼相引於萬代者皆我

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

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即以此意擬成一摺由都察院轉進呈底奏底俱已就草伏思

臣業已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親臣重臣大臣則為深謀遠慮出之疏臣遠臣小臣則為干進希名

又思在廷諸臣中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為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

恩園出引見奉

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仍未有念及此者今逢我

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

九重望

先皇帝所賜餘年為我

先皇帝上乞

鼎湖之仙駕瞻戀

九重望

弓劍於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

先皇帝所賜餘年為我

先皇帝上乞

數行於

我

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着亂措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未上一摺一二繕寫又不能

莊正

罪臣

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

公也

罪臣

今日亦猶是為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為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為太過

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

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效史鰌之尸諫祇盡愚忠罪臣尤願我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體

聖祖

世宗之心調劑寬猛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學外國之所獨爭

為中華留不盡毋創

祖宗之所未創為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

以陳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為上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

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鑒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為寶鑒所不及料想寶鑒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時當盛世豈

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 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冒陳縷縷

自稱

罪臣

以聞

光緒五年閏三月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

皇太后懿旨吏部奏主事吳可讀服毒自盡遺有密摺代為呈遞摺內所稱請明降懿旨豫定將來大統之歸等語前於同治

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即是此意著王大臣大

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欽此臣等遵於本月初一日齊赴內閣將吳可讀奏摺公同閱看據

原奏內有仰乞我

皇太后再降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

大行皇帝嗣子等語臣等恭查雍正七年

上

諭有曰建儲關繫

宗社蒼生豈可易言我朝

聖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乃開萬世無疆之基業

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欽此跪誦之下仰見我 世宗憲皇帝詒謀之善超亘古而訓來茲

王大臣

聖諭森嚴所宜永遠懷遵伏思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建儲大典非臣子所敢參議則大統所歸豈臣下所得

擅請我 皇上繼承大位

天眷誕膺以

文宗之統為重自必以

穆宗之統為心將來神器所歸必能

斟酌盡善守

列聖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此固海內所共欽而非此時所能預擬者也況我 皇太后鞠育恩深

宗社慮遠前者

穆宗龍馭上賓時業經明降

諭旨俟

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

大行皇帝

為嗣

懿訓煌煌周詳慎重是

穆宗毅皇帝將來繼統之義已早賅於

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

奏請吳可讀以大統所歸請

旨豫定似於我 朝家法未能深知而於

皇太后前次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細心

仰體臣等同公酌擬應請毋庸置議

遵議預定大統疏

禮部尚書徐 桐

奏為闡明

聖意恪遵

祖訓事閏三月十七日發下主事吳可讀一摺

命王大臣等妥議臣等謹於四月初一

日齊赴內閣公同集議竊思吳可讀所陳預定大統此室礙不可行者也我 朝家法不建儲貳此萬世當設守者也 等恭

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懿旨於皇子承嗣一節所以為統緒計者至深且遠

聖諭煌煌原無待再三推闡今吳

可讀既有此奏而

懿旨中復有即是此意之諭特命廷臣集議具奏若不將

聖意明白宣示恐天下臣庶轉未

能深喻

慈衷臣等以為誠宜申明

列聖不建儲之義訓將來 皇嗣蕃昌默定大計以

祖宗之法為法

即以

祖宗之心為心總之紹膺大寶之元良即為承繼

穆宗毅皇帝之聖子揆諸

前諭則合準諸家法

則符使薄海內外咸曉然於

聖意之所在則 詒謀久遠億萬世無疆之休實基於此矣

另議預定大統疏

國子監司業張之洞

欽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以吏部主事吳可讀遺有密摺請預定大統之歸前降旨時即是此意命諸臣妥議具奏竊謂

為

穆宗毅皇帝立嗣繼嗣即是繼續此出於

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即為我

皇上之所

深願乃萬古不磨之義將來必踐之言臣等敬吳可讀之至忠至烈然謂其於不必慮者而過慮於所當慮者而未及慮也恭查

為

穆宗繼嗣之語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閏三月十七日三奉

懿旨炳如

日星從來人君子孫凡言繼嗣者即指繼承大統而言天子諸侯並同一理蓋人君以國為體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苟不承統何以嗣為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漢魏以至本朝之世爵世職但云以某為嗣即是紹封襲爵故繼統毫無分別徧稽羣經諸史從無異說其分繼統繼嗣為兩事者乃前明張璁桂萼之怪妄謬說高宗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早已辭而闕之矣今

懿旨申命至於再三金匱寶錄何待他求設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則廷臣中凡讀書識字者皆得執簡而爭所謂不必慮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際事變誠多然就該主事所舉二事論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姪魏王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廢其姪太子見深非景帝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曰先朝之繼體實則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

神聖不忍負 皇太后必不忍負 穆宗且夫遵 慈命孝也篤 天顯友也使皇子廣孝思於不匱慈也躬膺寶祚而使大統名分歸之於

先帝讓也無損於寶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為之況 聖主乎所謂不必慮者二也該主事所慮趙普黃珣之輩誠難保其必無然忠佞不齊數年前曾有請頒鐵券之廣安矣大小臣工豈遂絕無激發

明世宗案大統而昵私親者以興獻王已沒故得藉口親恩恣為越禮羣臣不能抗也假使興獻王在必尚能以禮自處少加裁制今醇親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該主事既知其賢萬一果如所慮他日有人妄進異言醇親王受累朝之厚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謂不必慮者三也然而竟如該主事所請明降

懿旨將來大統仍歸 穆宗之嗣子意則無以易矣詞則未盡善也緣前奉 懿旨謂生有皇子即承繼 穆宗為嗣今若參以該主事之說是一生而已定為後之義即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為一將類建儲我朝

列聖以立儲為大成 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剴切今今建之有違家法所謂未及慮者一也前代儲貳謬擄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迹較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謂未及慮者二也然此尚非其弊之最甚者也

天位授受簡在 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為 宗社計也帝堯多男非止一索 聖意所屬知在何人此時早定豈不太驟所謂未及慮者三也今者承命集議伏讀

此大 懿旨即是此意四字言簡意賅至堅至確天下萬世誰敢不遵無可移易者獨是 聖意宜遵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約有二說淺之為 穆宗計者則但如諸臣之議並請一渾涵 懿旨略謂屢次 懿旨俱已賅括

皇上孝友性成必能處置盡善似乎無所妨矣然而生即承繼即是此意一語字字當遵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他日誕皇子命承繼廷臣中為公為私不可知皆必將援

止此日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說不能定異日又以恐類建儲而承繼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轉多難處矣然則深

之為穆宗計而即為宗社計惟有因承統者以為承嗣一法皇子眾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繼將來續承大統

者即承繼穆宗為嗣此則本乎聖意合乎家法而皇上處此亦不至於礙難伏請兩宮聖裁即以

此意明降懿旨皇上親政之初循覽慈訓感惻天懷自必仰體聖意再頒諭旨祇告

郊廟宣示萬方則固已昭於天壤堅於金石矣如此約有五利守彝訓一也待宸斷二也無嫌疑三

也無更變四也精擇賢五也至於精擇賢則其利宏矣在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亟亟指

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即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斤斤焉早擇一嗣子之目而後安此固

為我國家億萬年之至計即使專為穆宗嗣子策之似亦無善於此者矣或謂禮制精深動關名義由此以承統為

承嗣之說安保日後無泥古聚訟者則臣請得條舉其說而豫辨之一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三代人君繼先君之統者即為

先君之後雖無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禮皇上承穆宗之統矣何以又別立後不知父子之說漢唐來久已不行

且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為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則穆宗無子矣豈有御宇十三年功

德滿四海之先帝而不為立後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日禮嫡子不得後大宗不知此為臣庶言之非為天家言之也

古來擇取親屬入承大統則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嗣君為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蓋嗣君與先君當日

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統者既承累朝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為繼別之宗並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

法當立別嗣者也嗣君既為大宗則雖以子為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將來皇子雖為

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為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親也皇朝律令對承繼之文則曰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

聖心自有權衡兩宮以聖而行權皇上以聖而制禮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賅焉義協而禮起何為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日春秋傳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輕重授受母難貼然不知從父從子乃生嫌隙

若 皇上承統

先朝但存名義豈判親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羣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日之情事設有過儒

帝 后同

引之以撓夫國是倭夫藉之以文其莠言

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

惠陵承闕

歸既無妻妾遺腹之男復辭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承嗣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冊之中存此數字空文俾

穆宗在天之靈靈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

兩宮鸞閣之恩且伸

皇上友于之愛夫吳可讀區區

一貶謫小臣耳尚且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許何況子道弟道兼盡之

聖主哉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

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梁王非有應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閔太祖子孫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孫孝宗為嗣孝宗

天性開

非有承統之約者也

皇上聖明遠在二君之上竊謂今日者惟在責成 毓慶宮侍學諸臣盡心輔導培養

雨宮上慰

陳至道

皇上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尊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

雨宮上慰

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端一而已也即以此一端而論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維

皇太后與

皇上名分已定恩誼日篤

皇太后視

皇上所生皇子無論承繼

穆宗與否同為已孫

皇上視所

生皇子無論承嗣

穆宗與否同為已子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

宗社之福而臣民之願也臣恭繹

懿旨

中即是此意妥議具奏二語文義是者是其將來大統宜歸嗣子之意議者議夫繼嗣承統並行不悖之方臣工應命陳言豈

敢以依違兩可之游詞貽

廟堂他日之籌慮是以謹竭愚悃專摺具陳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另議預定大統疏

寶廷

竊聞三月十七日吏部代奏故主事吳可讀遺摺請

皇太后明降懿旨預定將來大統之歸奉

懿旨此次吳可

讀所奏前降旨時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皇

太后慎重統緒博採羣言至意臣竊以為大統之歸固已早定本無異議無須再降

懿旨詔命

皇上惟當引伸前

旨以喻天下臣民恭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懿旨之意蓋言

穆宗毅皇帝未有儲貳無可承繼將來即

以 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繼

穆宗毅皇帝為嗣非言生皇子即時承繼也言緒而統駭焉矣引伸之蓋言將來即以

皇上承統之皇子承繼

穆宗毅皇帝為嗣也因

皇上甫承大統故渾涵其詞含意未伸留待

皇上親政

日自下明詔此

皇太后不忍歧視之慈心欲以孝悌仁讓之休歸之

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盡喻也廣安

不能喻故生爭於前吳可讀不能喻故死爭於後即可讀遺摺意亦如此而詞意未克詳明可讀不自云臨命之身神智昏亂乎不然我朝風不建儲可讀豈未之知耶臣竊痛可讀死殉之忠而又惜其遺摺之言不盡意也可讀未喻

外之意而其遺摺未達之意

皇太后早鑒及之故曰前降旨時即是此意也且

皇太后之意亦即

皇上之

意也就令無當日

懿旨

皇上親政日必首降將來傳統之皇子承繼

穆宗毅皇帝為嗣之諭況明有

懿旨在前乎

皇上天生聖人入承大統豈忍負

皇太后撫育深恩

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而自私神器

哉遺摺以忠佞不齊異同不一為慮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者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廢太子見深雖因臣下妄進邪說究由二君有私天下之心故諂佞之言得乘之而入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謂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

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見深之立旨由太后至於廢絀之際則不復請命東朝是并蔑視其母

聖智深遠燭見隱微推

而論之明世宗之於興獻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亦不得專咎張桂諸臣也我朝

聖聖相承迥邁前代

繼有趙普黃珙之輩

皇上仰遵

祖宗獎訓遠鑒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況

兩宮懿旨懸之

於上孤臣遺疏存之於下傳之九州載之國史

皇上若竟信佞臣諂媚之語違背

慈訓棄置忠言何以示天下後

世肯義自私之事卿黨自好者不為而謂

聖人為之乎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也此次廷臣議上

皇太后降

旨時但請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懿旨之意詳為引伸俾天下臣民永無疑義我

皇上孝悌仁讓必能以

皇太后之心為心無須諄諄申命並請將前後

懿旨與廣安吳可讀及此次與議諸臣奏議存之

毓慶宮俟

皇上親政日由 毓慶宮諸臣會同軍機大臣恭呈

御覽自必明降

硃諭宣示中外將來傳統之皇子承繼

穆宗毅皇帝為嗣俾天下後世咸知我朝家法遠越宋明

皇太后至慈

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讓且以見

我朝家法遠前代履轍遺憾於母子兄弟君臣之間哉本月初一日恭赴內閣會議因意見微有不合事關重大未敢遽就

謹另摺具陳以備采擇

再王大臣等所議亦非不得體惜未盡其前降

懿旨因詞意渾涵致有吳可讀之請此事不議則已既下廷議豈可仍

復渾涵其詞廷議謂將來

穆宗毅皇帝繼統之義已早賅於

皇太后前降

懿旨之中將來神器所歸

皇上自能斟酌盡善固也然

懿旨意深詞簡意存言外苟泥於其詞難免窒意不及此時引伸明晰異日

皇上

生有皇子將即承繼

穆宗為嗣乎抑不即承繼乎不即承繼則似違

懿旨若即承繼又嫌迹近建儲就令僅言

繼嗣不標繼統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隱然以儲貳視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賢也固

宗社之福如其不賢將來仍

傳統乎抑舍而別傳乎別傳之皇子仍繼

穆宗是亦不廢立之廢立也豈太平盛事乎至此時即欲

皇上斟酌盡

善不亦難乎廷議之意或以

皇上親政皇子應尚未生不難豫酌一盡善之規然國君十五而生子設皇子誕育如在撤

簾之前又何以處之乎與其留此兩難之局以待

皇上所當

擅改此時不引伸明晰將來

皇上雖能斟酌盡善敢自為變通乎竊謂諸臣既奉

命會議當將前降

懿旨之意

引伸明晰預定擬一盡善之規以備異日

皇上御覽即以釋今日天下臣民之疑若乃渾涵其詞何取此盈廷一議乎此

未妥者一也廷議又謂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似也然

在存

穆宗之統與無故擅請建儲者有間文義之殊不待言矣乃廷議不分別詞意漫謂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則

日前

懿旨即是此意之謂何天下聞之不更滋疑四海九州莫不觀聽立言似未盡得體此未妥者又一也臣非有心

立異因廷議實有未能詳明允協者不願煩瀆附片覲陳

謹獻

升附大禮疏

張佩綸

竊臣恭閱邸抄三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惇

親王奕誼等奏遵

旨相度太廟中殿位次請飭廷臣會議一摺據稱我朝自順治初年創立廟制迄今

列聖廟享中殿龍

位已與九間之數相符等語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牌升附供奉位次鉅典攸關者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

虔詣太廟敬謹相度後會同惇親王奕誼等妥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詳求禮制博采羣言之至意臣謹案本朝之

制與歷代異歷代賢君諡辟或數世一作或間世一作故親盡而祧我

朝列祖列宗聖聖相承皆當為百世不遷

之廟欽酌古準今垂諸久遠非立 太宗文皇帝世室不可伏考國語及祭法皆言殷人祖契而宗湯據商頌則湯嘗稱祖故
賀循云殷有二祖三宗是殷之特廟蓋有四矣朱子序殷武之詩曰高宗中興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列此詩則
廟成而祔祭之詩劉歆曰周懿王時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諸儒多是其說由此言之殷
以一祖三宗有功德特立廟周以文武有功德特立廟我 朝 太宗文皇帝有功德特立廟實至當不易之經也說者慮特
立一廟嫌於近祧顧何指有言武丁當世數未盡時必仍居七廟中及親盡應毀之日乃始遷其祖於新廟與七廟同享祀不
與祧祧等列然則在七世中則祔於太廟以明有親在七世外則創立新廟以明有功廟有定數宗無定數家語引孔子曰諸
見祖宗者皆不毀可為明証至廟宜立於何所考劉瑾之說謂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立其廟於太祖廟之兩旁今同堂
異室與古制少殊若於 中殿垣外旁建世室已居群昭群穆之次不足以示尊常且中廣於後既非古式即相度規模亦嫌
未稱似宜展 後殿兩旁短垣左右各建世室既居 昭穆廟之上仍在 太祖廟之旁與文世室在西北武世室在東北之
制相合地非 神路所經儘可鴻規大起將來世室告成奉 太宗文皇帝 孝端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神牌於左為 世
室一切禮儀悉視 中殿其 中殿龕位則自 世祖章皇帝 孝惠章皇后 孝康章皇后神牌以次遞遷恭奉 穆宗毅
皇帝 孝哲毅皇后神牌於第九室揆之古今禮制頗無窒礙如蒙 飭下王大臣等詳核定議請 旨施行庶上慰 列聖
在天之靈下縣萬世無疆之祚我 朝制度直與三代同風矣再事關 升祔大禮原宜博采群議考証異同但傳說不一所
執各殊若不剖別是非無以折衷至當或擬展 中殿為十一室意謂歷代增置具有成規事既易行工亦較省不知天子七
廟一壇一墀定為九室無可議增自晉人謂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故至元帝明帝皆十室至穆帝簡文帝皆十一室唐宋
金元沿為故事或多至十八室然詳輝當日增展之由則皆以兄弟相及者合為一代下則世次等倫難分昭穆上則高曾宋
晝難即祧遷故雖狹小其制猶得以室踰九間數仍九代為解倘今日踵而行之不獨與古人立廟之制未符亦且與後世增
室之意未合況因陋就簡本係叔季衰風設當重熙累洽之朝則自十一室後以兩遞加必至無地可容鼎俎未展太廟為十
二室孝宗升祔而東室尚虛朱子以為非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酌理衡情無適而可國家歲修祀典當準萬世不易之經
不當為一時權宜之計若苟且遷就但顧目前度 聖人議禮之心當必不願出此也或又擬於 中殿旁別建九楹將中一